庸閒齋筆記

昔春秋於隱桓賦詩家父凡伯仍叔之子蓋皆大雅舊人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稱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以下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舊族爲時所重求之我
朝若海甯陳氏其亦所謂名宗望姓鼎族高門者乎余於陳氏識子莊太守蓋吾舅氏姚平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出方雅之族兼文學政事之才同治初受知於左季高相國疏薦於
朝簉仕吳中曾文正公及李少荃相國皆器重之歷

宰大縣所至有聲論者至比之陸清獻近年歸老於家泉石優游居多暇日乃娛情翰墨著庸閒齋筆記一書首述家門盛蹟先世軼事次及游宦見聞下逮詼諧游戲之類斐然可觀昔宋范公偁爲仲淹元孫所撰過庭錄多述祖德閒及詩文襍事此書殆其流亞乎余勸付剞劂以廣其傳讀是書者當歎王氏青箱具有家學叢談瑣語亦見典型固與寒門素族殊也

同治十有三年太歲在甲戌陽月德清俞樾

序

同治壬申之秋解組歸來僑寓武林兵燹之後休養生聚又十年矣老成凋謝昔日知交存不十一族中耆長尤爲零落即與余伯仲行者亦復寥寥歲月不居無怪吾衰之甚也端居多暇嘗舉吾宗舊事與兒輩言之恐其遺忘筆之簡牘俾免數典忘祖之誚殘冬未盡倏已成帙今年因公事滯跡吳門半載日長務閒追念平生舊聞及身所經歷目睹事有所記憶輒拉雜書之紛綸叢脞雖詼諧鄙事無所不登而

國典朝章莊言至論異聞軼事軍情吏務及展卷所得者間亦存焉隱惡揚善事徵諸實不敢爲荒唐謬悠之談如碧雲騢瑣綴錄之誣詆名賢庶幾歐陽文忠歸田錄所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是也合之前編共爲八卷約十萬言名之曰庸閒齋筆記聊以自娛亦可供友朋抵掌劇談之一助云爾同治十有二年歲在昭陽作噩斗指酉庸閒老人漫識于行葦堂時年六十有二

庸閒齋筆記卷一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時以勛戚隨高宗南渡籍臨安始祖東園公諱諒者明初居仁和之黃山遊學至海甯困甚偶憇趙家橋上忽墜於水陳公明遇設豆腐肆於橋側晝寢夢青龍蟠橋下驚起見一男子方入水急援之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無子止一女因以女女之而以爲子焉東園公一傳爲月軒公諱榮承外祖姓爲陳氏而世其腐業業腐者忌必以戊

夜一日者於門隙見雙燈野外來潛出窺之則一儒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孫位極人臣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數儒冠者曰以何爲驗曰以雞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時雞子出矣乃於懷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憶前事往探其處則闖然二雞雛也正駭異間又見雙燈遙遙至雛已出穴不能埋急於室中取卵易之而屛息以伺二人者至搰之則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讐道士遲疑良久曰或氣運尚未至耶遂去不復

返居久之公乃奉東園公骨甕葬其中二世之後遂
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舉貢進士至二百數十人
位宰相者三人官尚書侍郎巡撫布政使者十一人
科第已十三世矣初葬時植檀樹一株於墓上堪輿
家稱爲海甯陳氏檀樹墳
聖祖仁皇帝南巡時聞其異曾駐蹕觀焉
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月軒公曾孫也爲諸生以春
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之急所貸予常折劵不責
償市有持贗銀行哭甚哀公問知爲里儈所欺卽自

探懷中銀如數予之有丁氏鬻產既收價徙矣復據
之公憐其貧爲更授價及割他產予之如此者三歲
旱出穀三百斛賑饑者卹一鄉之人禱雨雨亦獨徧
一鄉鄉人語曰天道不偶視陳叟其爲德類如此公
歿後邑人請祠之鄉賢入祀之明日而芝生於祠之
左楹明日又生三日又生其數七至九其廣六七寸
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狀若牡丹其香絪縕若都粱雜
舌然邑人觀之無不歎爲奇瑞乃署其樓曰紫芝之吳
人王稺登爲之記公二子長與郊以進士官至太常

寺少卿次郎余九世祖與相以進士官至貴州布政
使孫祖苞官薊遼巡撫曾孫之遴官少保宏文院大
學士是紫芝之祥也
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以喪偶故薄遊蘇臺遇驟雨
入徐氏園中避之凭欄觀魚久而假寐園主徐翁夜
夢一龍臥欄上見之驚與夢合詢知爲中丞之子且
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謂湘蘋夫人是也夫人工詩
詞精繪事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
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壽世爭寶貴

聖祖曾取入內廷寵以
御題尤爲閨閣中柒事東園公暨公皆以外舅夢龍
得偶一則貴於子孫一則貴於其身龍亦靈怪矣哉
六世從祖文簡公生而岐嶷三四歲時每於睡夢中
一聞梵唄聲必驚起合掌趺坐母夫人知其有自來
也撫之曰兒既生我家當從事聖賢之學此佛氏之
教不足循也公聳聽已即臥從此聞經唄聲不復作
矣比長博極羣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兆試文名藉
甚上達

宸聰巳未科會試適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
公以嫌不與試是日
聖祖臨朝閱禮部奏迴避事指公名以詢廷臣羣臣
以宋係陳婿翁對
上曰翁壻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巳届亭午
闈中將放飯矣忽傳鼓啓門奉
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然公仍以嫌被屏乙
丑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公卷列第十
上拔置第二

殿試
上復親擢爲一甲二人賜進士及第非常
曠典爲從古所未有也
文簡公既入翰林
聖眷優渥屢從屬車豹尾卷阿矢音之作一時稱盛
會都御史郭琇劾高文恪公士奇指公爲交結有叔
姪之稱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辨謂臣宗本出自高譜
牒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爲叔事
遂得白再擢掌院學士吏部侍郎巡撫廣西人皆賀

之宋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羣從咸列清
華我夫子乃出爲粗官令我慙顏於姊姒矣事載全
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公傷逝記時弟兄叔
姪中清恪公爲春卿文和公爲冬卿兩齋公爲司寇
苑廬公亦貳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掞方
掌鈞軸海甯顧侍郎合肥李宮詹長洲繆宮贊同在
朝列故夫人云然然不數年亦入總西臺
世宗即位授公宰輔之任矣
清恪公諱詵精堪輿之術撫貴州日猺獞屢叛發爲

惠公周覽其城郭曰陰陽向背均失其宜禍害所由來也遂奏請築而更之既成曰從此百年可無兵燹至道光末年賊始蠢動距築城時已百五十年矣公嘗於海甯相得一地以重值購之而不用暮年官禮卿在京邸次子卒於籍家人求葬地查夫人以所購地與之公聞之愁遽請告歸歸而諸宗戚迎之公不還家先詣宗祠於祖父無爲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戚啓之則內書一行曰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爲公於某處即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然曰余半生涉歷乃

得此地地之吉與檀樹墳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與伯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負初意矣然年月日時皆未至恐不能善則又詣葬處視之頓足曰葬師無識偏左丈許壞此佳城可爲惋惜因指其旁一大樹令掘之掘下三尺得石匣中有書曰某年月日時葬無爲公於此公因歎家門祚薄不能得此吉壤泉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氣已泄不可用矣泉曰然則此地遂無用乎曰後六七十年子孫當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慶初元公曾孫體齋公用敷官安

徽巡撫兼提督授一品封爲振威將軍
公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爲貴徽黄夫人者公配查
夫人之侍婢也嘗爲公濯足手捧足而視其痣公笑
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極品者此痣之相也夫人亦
笑曰公欺我公足祇一痣已貴爲公卿何以我兩足
心均有赤痣而爲婢女公聞之驚使跣而視之信遂
納爲簉室生二子長爻勤公世倌官宰相次閬齋公
世倧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膴仕世目
么門爲五子登科云

文勤公年少登科歷中外垂六十年年八十始得

請

予告歷掌文衡門生故吏徧天下相

高宗者十七年福壽近世罕比生平崇節儉講理學

每數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上輒爲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事載洪

太史亮吉更生集中然秉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

或啜蓮實少許卽可度一日而年躋大耋信壽算不

在飲食之多寡也都中嘗有一瞽者善揣骨相公與

溧陽史文靖相國屏車騎往訪之瞽者揣文靖未半即跪而呼曰中堂洎揣公則曰此乞丐也文靖呵之曰此陳中堂瞽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搖之愕曰眞乞丐也烏得欺我公笑曰大約以我無食祿之故耶

乾隆第六次
南巡公已歿矣時
諭祭歷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餘處
特命以公及文簡公列入尤異數也

歷朝官制不同然一朝之中亦復前後互異我

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均授職翰林院修撰故有殿
撰之稱而六世從祖丙齋公司寇則曾官翰林院修
撰兼左春坊左諭德司寇諱諭以三甲進士由庶吉
士授檢討遷此職故吾家雖無狀元而有修撰

報施輪迴之說豈盡無憑哉先大父毅堂公嘗爲子
孫言高祖雩南公諱纓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
暴無藝稍忤意旨即加以白簡諸官奉令惟謹一日
者飭雲南守購赤金二百兩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
金兩十六換責金開價投入總督大怒不受自是指

瘢索垢呵責萬端公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爲言官列款糾劾

天子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上謁相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緹騎圍督署搜索得通賄簿某若干某若干錙銖無漏而於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某日送赤金二百兩索價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於請室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爲之納橐饘供衣履比奉

命鎖挈進京又餽白金千兩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搶首

於地曰某無眼不識君此行若得生必矢報無異不
赦來世爲子孫以報君比入都則
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養親歸里久忘前事矣一日
者坐書室假寐忽傳言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督已
至前珊瑚冠蟒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欲掖之
已直走入內室驚而醒正疑訝間則報生第四孫矣
即先大父也彌月後乳嫗抱之出見公即莞然笑公
撫其首曰兒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即噭
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莅官行法膽極大獨一見貨

財則此心惕惕然懼其懲於前世之夙根耶舅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隣二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即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森

聖祖朝有以諸生獻賦而得賜二品服者世以為榮後來久無此曠典矣先大父於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以大臣子弟迎鑾蒙賜御書貂皮朝珠等件次日詣

宮門謝
恩適
上御樓望見指先大父問曰此人何以獨不掛珠軍
機大臣以諸生未曾授職對
上曰朕所賜也趣命之服次日復掛珠赴
宮門謝
恩先大父嘗言未登仕版時金頂朝珠詫爲
異數比歷官牧守反無此榮耀矣其時先叔祖晴巖
編修以諸生獻頌

賜大緞二端越十二年乃入翰林

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戒得比官滁州時年逾六十矣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即酣臥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已乃自批其頰罵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旦語人曰我乃今始服聖人之言也

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攝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秋之間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郵然嘗

賑䘏之地民皆轉徙無可稽核悉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辦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爲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以淸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歟此事通州白小山尚書載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敢賑孫顧敢荒可乎一笑謝之

不爲良相則爲良醫醫仁術也儒門事親一書且以能醫爲人子事矣然余家則有以醫致累者曾祖恬

齋公侍母查太恭人疾口繙閱藥書至抱書臥中夜
有省遂工醫官四川及長蘆時兩次奉
命馳驛入京暨熱河視裘司空福額駙疾蓋以二公
上奏云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之故都中有陳神仙
之名洎補天津縣知縣
上謂方制府以官爲醫醫之具加責讓焉曾叔祖宛
青公諱漢精繪事亦善醫官禮部時和相國珅召之
令視疾公咨於座主韓城王文端相國相國曰此奸
臣爾去必以藥殺之否則後不必見我公遂謝不往

和御之時已保送御史矣乃出爲筆昌知府繼又以失紅本事貶官知州

君相能造命然其間有幸有不幸者文簡公際遇聖祖可謂千載一時至嘉慶年間叔祖晴巖公以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公本浙西耆宿文章名海內仁宗嘗問富陽董文恭相國曰東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學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即以公名對且備舉其行誼會大考翰詹仁宗閱其卷諭文恭曰陳傳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

第一矣文恭告公私爲慶幸比榜出公名在三等大駭不解越數日

仁宗又諭文恭曰裘本置陳傳經第一不知何時將其卷夾入三等中惋惜久之文恭又告公以爲此後必且大用而公遽病卒公生平最不佞佛臨終乃自言前世是少室僧卒後無子有門生入室爲尼置喪事恍惚見公僧服危坐亦奇矣哉公與文簡公皆似高僧再世而遇不遇則各不相同此其中眞有幸有不幸也

太常公隅園在海甯城內

本朝

聖祖

高宗六飛南幸駐蹕於是園

賜名曰安瀾於是海甯陳氏安瀾園名天下今遭粵

匪之亂已成荒煙蔓草矣嘉慶年竹崖伯祖文駿以

長蘆鹽運使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禮以四川建昌道

召見

仁宗

宣宗垂詢家世均問及是園

宣宗最重科目而梅亭公以佐貳起家心頗自危迫
陳奏及淸恪文勤二公
上莞然曰汝固海甯陳家也遂擢都轉旋卽秉臬開
藩道光時以佐貳蒙
簡用者止公一人固緣公之才亦由祖宗世德庇廕
也

明王淇洲參政圻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
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

可矣若能布衣草履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邱過之題詩曰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安也不可以近於衣食爲市井衙門之事先大夫嘗言服官福建二十餘年家居又二十餘年歷數州縣同官之子孫能卓然自立功名逾前人者百中僅一二人能循謹自守不墜家聲者十中僅一二人豈州縣官之子孫皆生而不肖哉飲食衣服貨財先有以汩其志氣卽不驕淫縱欲此身已養成無用

之身一旦失勢歸田無一技之能無一事可做坐致貧困一也況居於衙署之中有淫朋以誘之有狡僕以媚之圈套萬端不中不止自非有定識定力者鮮不爲其所惑二也而爲州縣之父兄方且營心於刑名錢穀事上接下之道無暇約束子弟子弟即不肖亦無人肯聲言於父兄之前故有身雖在宦途而家計已敗壞不可收拾者歷舉數人數事爲之太息痛恨而已余兄弟幼時即聞此論幸稍長即歸家讀書未沾染此等習氣亦未遇此等牢籠先皆以訓蒙爲

事嗣名譽略起亦不過就記室之席刻苦甚於寒士故能稍稍自奮然不幸自身復作州縣五六年來時時以先大夫之言爲戒第不知己之子弟又何如矣余家自高祖勇南公以內閣中書迴避出爲縣令曾祖祖父及余身皆官州縣已五世矣綿延不絕是由先人謹愼刻厲有以維之思之可幸尤可懼也

梁吉甫上書救父古今豔稱之吾宗於本朝得二人焉一爲六世從祖文和公鼓永父定菴公以兄少保公謫塞外與於從公上書訟冤格於吏

議遂瀝血草疏願代父行有緹縈以一女子尚能救
父臣荷
聖朝孝治敢惜微軀之語雖不得請然
世祖憐其孝次年即得釋歸國人稱爲至誠所感
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
宸眷累擢官至工部尚書一爲質庵叔祖容禮以父
英德令沁齋公謫戍伊犁遂棄妻子隨侍以往跬步
不離者十餘載嘗密請於將軍松文清公願以身代
俾父得生入玉門公憐其誠據情入奏雖亦未奉

俞旨而孝子名布於域外矣父歿徒跣萬里扶柩歸葬廬墓三年後官江蘇通守松文清公入掌鈞軸書聯贈之曰攬勝寰中九萬里承懽塞外十三年蓋紀實也

余家玉煙堂及渤海藏眞等帖十餘種皆九世從祖貺兵部增城公所刻董文敏公其昌未遇時館增城公家者頗久故文敏公書吾家最多所書法華經小楷帖尤精絕文敏貴後嘗以鍾紹京靈飛經眞蹟質金八百已而贖還旣復以質則不再贖矣帖後附文

敏質帖續帖書二通乾隆乙酉
六飛駐蹕安瀾園曾以進
呈奉
純廟御批有永爲陳氏傳家之寶等字不知此帖何
時落於嘉善謝氏今聞又歸常熟翁氏矣文敏當日
見質時抽去十二行一頁不審此頁今亦歸翁氏否
吾家所刻渤海藏眞中少此一頁也庚辛之亂碑石
爲賊取以築城賊平後搜討僅有存者今合諸帖爲
一幀更名煙海餘珍云

余家以工書稱者頗多香泉太守及匏廬宗伯最有名太守少時夢登一樓滿貯隃糜有神人謂之曰供子一生揮灑自是書法日進以歲貢生受
聖祖特達知入直
內廷雍正十一年
世宗敕以公書勒石爲夢墨樓帖十卷
高宗愛其書與張氏天瓶汪氏時晴鼎峙焉事紀余翰林秋室集跋語中乾嘉以來四海爭購公書日本國王尤嗜之海船載往輒得重值致故鄉幾無遺墨

余所藏公草書庚子山春賦十二幅一時無對辛未冬張子青制府來上海閱機器余以制府爲令代書家懸之行館用供賞鑑有候補道某公見之謂是惡札何可涸制府遽令撤去人皆以公負書名百年忽遭此厄爲笑壬申冬余謁制府談及公書制府亦有珍藏者余述某觀察語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絕山西貴州江西皆祀名宦而循聲乃爲書名所掩公平時每夢至一處園亭山石極幽雅之致墻外有寺有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衙齋正如夢境

遂卒於官貤廬宗伯爲香泉太守之姪康熙癸未與
弟文勤相國同入翰林
聖祖臨朝舉手謂文僖公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
矣公免冠謝舉朝榮之入直
南書房書法特荷
溫旨褒嘉
純廟御極命繕寫
御製詩
內府書籍

祕殿珍藏悉俾覧觀鑰滄歷春卿數年之間扈從凡二十七次寵遇之隆一時無兩居家撰著不下百數十種奉敕所成者有歷朝題畫詩全唐文宋史補遺謚法考諸書行草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顏歐虞褚及宋四家無不研究遇眞蹟必摹寫仿寫無間寒暑書名傾動寰宇夸酋土司金購玉購咸欲邀公尺幅以爲家寶南中贗手不下數百輩公聞之略不計也然公之文學亦竟爲書法所掩余在上海購得公所臨

靈飛經一冊張子青制府寔爲精絶爲之題跋擬以入石尚未果也

乾嘉之際天下書家推北孔南梁梁卽山舟學士壽最高故書最多自經兵燹亦漸零落矣學士暮年書尤嫵媚此爲壽徵嘗言

本朝人不以書名而其書必傳者一爲陳文簡公一爲陳句山太僕語載梁紹壬孝廉秋雨盦筆記中太僕以文章著公以經綸顯皆掩其書名

浙江之大患莫若海塘歷朝修築靡帑金至千百萬

至今日而尤亟矣六世從祖宋齋公生於海甯居於海鹽於海塘情形最爲熟悉嘗爲兩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同而修法則各不同甯邑海在南面離山既遠塘外沙時坍漲潮自東而西不慮其平滿而慮其方來潮頭雖高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沙愈去則水愈近塘而塘難保矣古人修海甯塘設立排樁木櫃之法蓋用排樁以護沙用木櫃以護排樁皆於塘外着力使沙日積而水漸遠迨潮至平滿齊塘强弩之末不穿罶縞所以甯邑海塘只用條石不須過於長

厚惟審其捍禦之道全在塘外也鹽邑海在東面離山甚近塘外沙不坍漲潮自下而高不慮其排決而慮其衝吸石縫稍疏則內土必隨潮滾出土愈去則石無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築海鹽塘設立縱橫疊砌之法葢石大則負重難撼木曲則勢緩易當要於塘身着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倘不有欹斜墊塚千金之堤潰於蟻穴所以鹽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須極其長厚惟審察捍禦之道全在塘身也甯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逼塘入手毫無阻擱塘外日深難於措手

鹽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頂衝修築務期堅固餘外次衝便易着力至於大風沓潮名爲海嘯又有非人力所能捍禦然古人慮之深矣故甯邑海塘內有六十里塘河鹽邑海塘內有白洋河既以取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堅厚又以各路分消不使海水灌入田畝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公關心桑梓於海塘一事講究不遺餘力當時治海塘諸公咸稱公之經濟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奉爲圭臬故雍乾以來數十年浙西無海患者以此也公諱訏字言揚別號朱齋曾

官溫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公世傒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入
覲蒙
世宗垂詢公年齒履歷
御書松栢堂匾額并人參貂皮甯紬等物以賜公并
諭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欽此公因自號
歡喜老人以志
恩遇云
吾家得道學之傳者爲七世祖簡齋公及六世從祖

乾初先生簡齋公從學漳浦黃石齋山陰劉念臺兩
先生之門稱高足弟子嘗論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
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疏附後先也堯舜去
人其間亦邇禹皐伊萊望散亦止略舉以例其餘顏
曾既往董韓末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道之重有
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巳於篇末無有兩
嘆寓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至考亭而
集成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迨於元明之際許姚趙寶
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

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萃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啓叢生末流雜遝然而弊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剝之寖微復之寖昌也吾學未嘗一日絕也余擩齊蕺山漳浦兩先生之門原本考亭追溯之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裳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歟公爲此言意蓋自任也至其深造自得傾折前賢絕不標奇樹幟可以想見論學非其人勿輕談止談詩文

即詩文亦不輕作或問之曰以先生之學而爲詩文必傳無疑也公不之應矣志伊作十國春秋公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春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庸追述其行事乎嘗言侯朝宗王於一二子文之佳者尚不出小說伎倆其評隲古今不肯隨聲附和如此與姚江黃徵君宗羲同出蕺山之門徵君曾爲公作傳極推重之公以拔貢入成均終身不仕歿祀鄉賢乾初先生明末舉茂才廩於庠遭喪亂敝屣棄之窮居海濱不收其樂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

姚江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
祝淵孝廉遊蕺山先生門奉慎獨之教躬行實踐重
規疊矩既而祝殉難以節顯先生則鼸然以德望重
一鄉國變後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君子
謂不異袁閎之土室也其初所作詩文清真大雅寄
托深遠書法直逼鍾王撫琴吹簫時奏於山巔水涯
篆刻博奕諸好無不工自奉教蕺山後一切陶寫性
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屏絶之社集講會以爲無益身
心亦婉辭不赴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

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箸不下數十萬言皆藏於家
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冊以志痛戚友爭寶藏之簡
齋公諱之問乾初先生諱確

吾家以詩書爲世澤自有明中葉承陳姓之後代有
聞人人各有集見於秀水錢警石廣文所纂海昌備
志所採者不下萬卷焉其尤以淹貫名者爲曾叔祖
會理州知州摩村公諱鍇堂伯孝廉方正仲魚公諱
鱣摩村公弱冠即擅文名乾隆中楊大司馬薦舉博
學宏詞箸作等身晚年與金宗伯𤤽錢方伯嶼沙汪

徵君槐塘姚比部羽峰倣洛社之會龐眉鳩杖花晨月夕載酒湖山留題殆遍觀者目爲神仙中人仲魚公賦性頴異讀書過目成誦嘉慶丙辰詔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以公名應舉拚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復爲書士鄉堂額以贈旋登戊午賢書六上春官後遂不復作出山計歸築講舍於紫薇山麓寢處其中一以箸書爲事生平一無所好獨於古名人書畫不惜重價購之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巳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

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其志趣如此所藏書最富惜兵燹之後皆散佚矣

香泉太守以書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畫也同治癸酉在蘇州妹丈唐蕉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示驚嘆精絕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余嘗嘆公政事爲書法所掩今又嘆畫爲字掩也涇吾家以畫著者愚亭侍讀以文學與修

國史而遊情繪事工設色花鳥人爭寶貴至宛青太守則兼以山水擅名官禮部時質郡王以文墨奔走

天下士嘗因疾延公於邸出素箑曰聞先生山水名家肯爲我作小景以當枚乘七發乎評公畫爲在祖文細沈之間都下卒無其偶其欽重如此公又爲河間紀文達相國作優鉢曇花圖於曲臺至今藝林傳爲佳話云

余家自有明中葉由高氏而承陳姓迄今三百餘年至嘉道之間子姓日益繁衍咸豐後經粵匪之亂溝壑之轉四方之散第宅焚毀老成凋謝宗族稍零替矣迴溯此三百年間傳世已將二十人才輩出在浙

江推爲望族道光年間
宣宗成皇帝猶有海甯陳家之諭則族望固久著矣
然特衍高氏之一派耳計自明正德以來吾家登進
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舉人一百有三
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四人徵召者十一人庠生
及貢監生幾及千人宰相三人尚書侍郎巡撫藩臬
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
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鄉賢者八人祀昭忠者五
人

國史有傳者十三人其郡縣志之載名臣循吏文苑
義行者未易屈指數而寄籍廣東河南山東等省三
十年來聞多有登科第列仕版者因譜牒未修尚不
能考至由陳氏復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璈河
南之司馬或科第累世或官至督撫嘉慶年間有東河總督司馬騊
皆因乾隆年間修譜時漏列至道光時再修則已無
從考証今張氏司馬氏子孫相遇尚稱族誼而輩行
則未能考亦爲歉事惟高氏則自有譜自宋武烈王
以下世次炳然可序故相値能舉輩數聯伯叔兄弟

之誼焉夫吾宗勸海陳氏祇臨安高氏一分支耳而
自明以至
本朝子姓繩繩振振若此罔非
天恩祖德所留貽今雖遭亂而少衰然爲子孫者生
聚教訓可不亟思自奮以迪前人光也哉
文勤公自幼閒論性命之旨輙形嚮往潛心洛閩之
書旁及陸王辨其同異得失嘗輯學古錄以備考覈
釐爲六類書高二尺輯建中錄以資政治凡三十二
卷他如仁愛叢說教習郛言學辨質疑讀書管見與

友朋言學及門問答之語以及詩文雜著凡已刻未
刻共二百餘冊兵燹之後家鄉已自無存不知曲阜
一支尚有存焉者否余在青浦得公蒙
恩予告紀
恩及留别同朝詩十六首茲附錄之以見威鳳之一
羽云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
上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簡任綸扉
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令於
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示褒嘉茲當陛辭

倍深眷念既賦詩一章以寵其行着頒賞筵宴於賜
第令部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爲路費馳驛回
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時着在京官員
祖送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着
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俟家居一二年
自行酌量精力尚健仍可來京供職用昭優眷老臣
至意欽此臣跪讀之下伏地慚惶感泣御
恩恭紀四首
竜藥高懸列宿寒

宸章捧出五雲端九天韻入鐘鏞響一 字榮同華袞
看夙夜祇慚臣職負江湖難忘
主恩寛淋漓
聖製懸星日渥澤常依豎海瀾
特勅堯厨出尚方
九重親帳拜
恩光愧嘗全鼎鹽梅味曾浥黃封雨露香玉膳爭尊
來
賜筠鵷班仙侶話歸航東都門外分攜處車騎還看

溢道旁
綸扉竊祿厠班聯老去長慚疏傅賢歸棄更邀
天府賜投簪仍給
大官錢素絲自守青氊舊黃髮仍娛白社年
聖主施恩皆格外詎須直許到林泉
陛辭感激泣痕垂春水抽帆去路遲乘傳共看飛彩
鷁呼嵩還願拜
彤墀郊迎不計郵程遠存問先邀
天語慈贏得都人傳盛事銜門歸老太平時

乾隆丁丑嘉平月蒙
恩予告歸里回憶
歷朝受知之深兼
允微臣遂初之志涓埃未報慚感交并敬賦長律六
首
早年占籍到蓬瀛侍從
三朝見太平綵筆湯誇鸞掖貴冰銜愧列玉堂清春
隨
翠輦花飛岸康熙丁亥正月隨從聖祖仁皇帝南巡秋度榆關

月照營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每秋 詔得巢循禮成奉命出塞代請 聖安
痕親切地觚棱入夢涕縱橫
秋高深院鎖簾櫳文榜曾窺列國風鑑別每愁魚目
混搜羅敢信馬羣空
聖朝不棄葑菲體臣節惟持清白衷
天語品題誠竊忝愧將凡質比宗工世宗憲皇帝以 世倌聲
名比之李文貞張文
端遂擢侍講學士
戢影衡門服乍除忽膺節鉞走軺車河山十二雄東
土禮樂三千近

聖居差喜壁經尋舊迹未成府海著新書自知迂拙
曾何補削籍歸來好荷鋤
天心寬大沛新綸宥過何期及小臣乍許鳴騶趨柏
府旋邀轉漕出
楓宸百寮敢誦持綱紀五禮甯堪重縉紳更領冬官
邦土職河渠三策讓前人世官曾上三劄子言河務事
宣麻黃紙
禁中傳政府俄登染
御煙鄉月驟遷聯兩部自憲副至入相僅歷戶工二部遷除之速素所未有實叨

數
巽江鄉歸住只三年戊辰冬落職家居辛未春聖駕南巡復蒙起用
賡颺竊附
明良會獻納難酬雨露邊
聖主當陽全盛日長同擊壤樂
堯天
君恩浩蕩叩山重臣病侵尋歲月催拜表幾行含淚
入
御批一道帶春來獨蒙
温語憐烏鳥疏內有修葺先塋之語特蒙恩諭及之更進

崇階勵驁駘歸載
寵光誇父老桑榆晚景荷
栽培
戊寅仲春將出都門留別
同朝六首
追陪
紫殿愧齊肩心佩儀型十七年燕國文章推巨手鄴
侯風度儼神仙東華並馬趨鈴閣西苑連茵侍
御筵齒序同朝慚最長合先諸老賦歸田留別省中諸閣老

層霄斗極
九天臨履跡衣香在
禁林時論共推霖雨望諸公須極歲寒心每懷補職
成虛願愛聽嘉謨久好音豈戀江湖辭
魏闕羞將白髮玷華簪留別九列諸公
著作聲華重
帝廷難忘風月是頭廳
九重載筆題仙籍幾輩乘槎識使星覘草蓬池春爛
漫校書藜閣夜青熒儒生結習心猶在欲藉餘年老

一經留別翰林諸先生

上苑花開聽鳳鳴南司車過避驄行謾持丹筆來先後余以副憲總憲兩入西臺每伏青蒲憶父兄余家父叔兄弟官憲法者五人居臺諫者六人已看霜容同鐵冷仍期笑口北河清竹埤梧掖榮歸夢最愛臺垣有直聲留別臺省諸先生

鐵網頻張學海瀾祇憑虔惕寸心丹由來科目人爭重即語文章報亦難共勵松筠堅晚節獨慚桃李屬春官畀平努力期公等老眼還將拂拭看留別歷試諸君子

來往長安六十年余於丁丑歲暮隨　先君子入都距今出都恰六十年不辭

青鬢換華顛衣冠會比枌榆社蕡轂花明玳瑁筵兩浙海甯各有會館每歲正月宴集同人入耳纏綿鄉語熟登堂几杖典型傳館內有三賢祠春秋兩祀以報先德春明門外柴車路梓里情牽倍黯然

留別同里諸親族

庸閒齋筆記卷二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踔厲風發魁碩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爲之叫絕嘗鴛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醵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噉杯盤狼籍必罄盡以爲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

矣有人自粤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傘相送至于有餘柄即乞丐亦爲製傘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

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粤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衣服弊陋欲來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幾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

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不行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而怠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即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譚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即

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騎箕
國家失此寶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歿後其幕友經
與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捨箸起立若爲接物者
繼又作拆信之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
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檣甚便
今北路非車馬不可此非我所習奈何其家人曰聞
吳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曰中丞今已爲冥官家人曰
何不辭之曰不能也曰盍禱於城隍神請其代辭乎
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須得某廚侍

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之為人倘所謂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越五年復有余親家錢愼庵一事

愼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肫然粹然不設城府以簿尉起家歷官州縣所至有惠政同治二年今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以循員薦舉

特旨擢知府數年間署松江常州蘇州江甯鎮江府事賢聲噪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得代來蘇臥病邸

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慎
庵勵以大義相勸蓋慎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也五
月余將赴上海任慎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慎庵卒七
月兒子至紹弔喪還縷述其臨歿情形余爲之驚歎
不已初慎庵以疾甚歸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
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
管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
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
慎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

鬼之禮促向中堂設席以享乃可衆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曰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爲之餞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諸子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爲疾作將呼醫則起牀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泊然而逝與半月前所刻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

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夫嘗言閩中同官言可樵司馬朝鑣臨歿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處亦復陶然以爲去來自如嗚呼若愼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太倉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康熙辛亥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爽王文簡公池北偶談亦載其事并記有浙僧

水月者能前知先生疾革挐舟往詢僧曰元旦夢告之矣何必問老僧吳人相傳先生作閻羅王云余六世從祖諱容永字直方先生之壻也順治甲午舉人考選知縣卒年僅二十有九幼時爲冥官每夜赴陰府治事嘗思罪何以杖重於笞斬重於絞於是皆以身試之忽奉上帝命曰陳某心存愛人特予晉秩於是金冠象簡自稱小聖與岳瀆大神無異與閻汀黎媿曾甲午同年嘗謂媿曾曰余知四世事初爲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母死乃得歸再世爲王孫三

世爲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成參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隳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爲記識今雖爲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事載徐季方見聞錄柳村集中寄懷陳直方有句曰風波大三生夢寐眞胥梁虛早歲辛苦得前身之句蓋指其事也又伯祖惺齋公諱觀國乾隆乙未科進士歷知江蘇金山蕭縣婁縣甘泉高郵州升海門同知海門之設學額自公詳請奏定所莅之處均循聲卓著在海門得疾自言當作甘泉縣城隍卒之夕衙署前

百姓均見甘泉縣城隍燈籠大小數百充塞街巷而
公奄逝矣因記少村愼庵爲神事故並書之
鐵嶺楊杲樓先生書績先大夫嘉慶癸亥同年也先
大夫官福建先生官浙江之青村場鹽大使不通聞
問者四十年道光癸卯先大夫里居於書肆中遇先
生鬚髮皓然各不相識互詢姓名乃相持大喜時先
生遷雲南恩安縣知縣以年老乞休欲於郡城覓屋
暫住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待人和靄年
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每劇譚諧語至

丙夜不肯休工書善畫以意創爲箸畫其法濡紙令稍濕爇墨於箸任意揮灑雲煙滅沒有大小米之概人爭寶之末幾先生之第三子簡侯宮贊能恪承主浙江鄉試事竣後遂迎歸京師侍養次年宮贊遷甘肅鞏昌道余亦選金華縣訓導乃上書先生爲俳言謂世弟年三十爲巡道某年三十一而爲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得之大笑復書數百言皆諧謔語先大夫見之亦爲絕倒先生嘗爲余言官大嵩時衙署濱海魚鮮之屬不絕於庖一日忽聞門外人聲嘈

嘖然使往問之乃漁戶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耳重數百觔衆議市無可賣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聚眷屬觀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慎而困於豫且今則性命莫保奈何語未已此魚兩目汪然出涕濆地斗許先生心大不忍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於海魚入海乍沉乍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浪大作遂振鬛去咸疑爲眞龍矣未幾而簡侯生官至江蘇布政使先生之孫名燾者近又以第二人及第今官

廣西學政子孫蒸蒸日上盛德之報也

先伯祖洛如公諱棨曾祖恬齋公長子也公幼而岐嶷髫歲能作擘窠書直隸制府方公觀承延入署令書清慎勤三大字今節署堂上所懸九齡童子書之榜是也顧屢試不第以

武英殿纂修四庫全書得直隸布政司經歷以終公之長子爲枝巖伯諱明遠工詩著有玉照山房集少時習扶鸞之術時召古詩人相爲唱和其是否莫能明也最後來一仙與唱酬最久自承爲狐會伯祖母

張安人下堂而傷其足疾甚劇諸醫束手狐自贊能醫然需藥資銀若干許之乃先用敷藥繼用煎劑每日二次以承筐繫于梁上少頃藥即在中而筐自下矣煎劑熱可炙手不知其藥從何處煑也病愈後取銀而去又不知需銀將何所用也枝巖伯每欲與之相見輒不可久之乃約於某酒肆中晤面屆期而往無所遇而歸歸後降壇書曰室內第幾座上長鬚之老道士即我也君何不相詣耶思之信然自是遂絕此事先大夫在都中所目擊者狐自言每月在

宮中輪當差使數日信乎

聖天子百靈呵護也

先大夫又言福建省城內九仙山有乩壇主之者亦一狐作詩文楚楚有致而大致在以醫術濟人服其藥者有驗有不驗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也至總督署中之狐則據居一樓稱爲仙樓可以問卜李鄦齋方伯自畫一案　星使且至人往叩之則畫一紅頂於紙上莫解其故旣總督汪公巡撫王公皆褫職乃悟道光之季制府劉公韻珂撤其樓狐大肆擾至劉

公歸乃已

海甯査映山先生瑩以吏科給事中督貴州學政科試苗疆取一土司之子入泮撤棘後土司率其子來謁謝美如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土司子歸後此人遂辭公去疑而訪之則兩美必合也公一笑置之至次年鄉試揭曉土司子竟得解元公謂中丞曰此人在上年我所取之入學筆下甚平何能作此等文試傳訊之一到即款伏係倩浙江湖州某舉人頂替入場所作中丞大駭然以罪名重大頗思消弭之

察公顏色不懌不敢遽言擬越日再爲周旋公去後適有他事須奏升炮發摺中丞聞之疑公以此事上達已若不陳懼干譴責遂連夜繕疏入告次日詢公所奏之件則並不因此也二公俱大悔恨疏
上得
旨照例正法兩人遂駢首死事越二十餘年公久歸道山有湖州姚孝廉年二十餘文名籍甚曾試報罷後留京與先大夫同客查小山比部有圻處比部即公之嗣子也孝廉爲人恂恂篤謹不妄交遊獨與先

大夫疾一日微疾握先大夫手曰吾將以後事累君矣驚詢其故則歷舉前事盖土司于控於地下孝廉則某舉人之後身將往對質先大夫問何以不早爲發覺則曰科場舞弊例應處斬本無可言學政摘發弊竇亦是其職特以查公有疑其誘侍者一事心近於私當有挾嫌之罪冥官以究竟事本因公故待查公歟殺之後始行提訊若公誠無此心則土司子亦不能再有異說第某不幸前世因之横死今世又因之夭死耳語訖痛哭次日遂卒此事北部本不知之

既詢公隨往貴州之老僕則信有此事而內中曲折不能如孝廉所述之詳噫孝廉既予之轉生矣何必又令之再死乎且前世以孝廉罹禍今世何爲又予以孝廉徒使姚氏門中寡妻弱子煢煢無告此則天理之不可解者也孝廉名某字某先大夫曾舉之則余忘之矣

長洲徐少鶴侍郎頲嘉慶乙丑榜眼姑丈季雅先生之兄也侍郎博學工古文爲姚姬傳先生入室弟子嘗侍

上書房

宣宗登極以師傅恩隆隆驟遷方且大用乃於督安徽學政任內以瘖疾遽卒天子眷念舊學飾終之典極爲優渥嘗公初病時郎君有所見作紀夢詩十餘首筠其恍忽多不可解臨終自言前世爲福建林公子容茲以公子事牽累至此然所爲何事卒未明言也季雅姑丈有文述病中見冥王事甚詳余粗記其梗概如此嗟乎姚與徐皆以前生事夭其天年然一則僅登賢書一則官至通

顯乃各追其前事而死天欲殺之則如勿生何必多此一舉然亦可令人警懼令世勿作累來世之事可也或曰世人第顧目前後日之累且勿顧況來世之累乎悲夫

科場中世每艷稱鬼神事以彰果報余自道光戊子科趕至咸豐乙卯科止共鄉試十五次前後居矮屋中計一百三十五日可謂久矣然鬼神之變幻不特目未之見即耳亦未之聞惟外舅開驄樵先生言嘉慶丁卯科鄉試頭場三藝脫藁已三鼓矣內逼如厠

比還見燭臥於卷面已橫數寸許不特卷不焦灼并油亦不溢出驚爲奇異是科遂中式容是鬼神之力至咸豐辛亥科鄉試同官陳星垞二子丙曾誦曾兄弟同掇高魁其文皆取法尤王於是都中盛傳星垞於元旦夢文昌神告以今年闈藝宜學西堂晨山因此得隽初春闈相國以問貢荊山方伯緣星垞次子右曾館於其家也右曾馳書歸詢其父星垞持以告余并笑曰君今爲文昌矣蓋上一年都門寄來擬題若干內有可使有勇二句丙曾謂余此文自王晨山

後無人能繼作者余因取少時所作是題文示之丙
冒嘆爲驚才絕豔傾倒萬狀余謂是餖飣之學壯夫
不爲丙冒乞其文去呈之星垞星垞謂此調不彈已
久鄉試可以必薦而不能保其必售初學偶學之亦
無不可於是丙冒弟兄皆學爲之而時時請業於余
余初尚爲改削久而益厭不復過問比入試而題係
必也射乎三句適可用尤王腔調弟兄遂皆中式並
無所爲文昌示夢也因知科場內所傳鬼神之事者
大率類此

丙曾兄弟既同捷於是浙省人士競揣摩聲調之學書肆遂取農山西堂二公文稾重雕之爲尤王合刻風行一時都中論文者以爲敗壞風氣龍編修元禧尤惡之壬子會試龍適與分校之役搜得一文情濃艷之卷示人曰此必陳氏兄弟也亟横抹而黜之丙曾顧爲清微淡遠之作又得中式比塡榜龍見陳丙曾名大駭取其卷讀之復大驚丙曾字子雁誦曾字子淸右曾字子銘同母兄弟皆少年高第談者有三珠樹之目

張璧田軍門玉良起於行伍目不識丁余初於蘭谿軍次見之適有急牒至軍門拆閱點首攢眉者良久乃舉付從兵令送文案處余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為祕不肯宣也越日又見持一札顛倒觀之大惑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書特為此以掩飾人之耳目嘗與程印鵲太守換帖三代中有名丞者頗以為怪繼復見其一帖則是早字矣因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隨其口語而書之是以如此同時有吳總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戰必先登賊畏之呼

爲吳晴子嘗延僧追薦先人僧請三代諱氏張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員令撰一好名字與之聞者捧腹此與侯景之托王偉撰七廟諱者何異譆乎

國初之馬惟興也惟興以孫可望將來降官至福建總兵順治之季嘗

賜諸將三代封典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曰某少時爲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會風雲實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惟欺君亦自誣其先人矣願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

惜無人以是說告之單門及吳總戎也
歸安凌厚堂埜道光辛卯舉人大挑選授金華教諭與余同官性怪僻敢為大言初到官即於明倫堂自署一聯云金匱萬千衷孔子曰孟子曰華袞百廿作帝者師王者師見者無不吐舌論學直宗孔孟於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極口肆詈至謂朱子之父名松與秦檜之檜字同班輩而朱子之名則與檜子秦熺無異語極狂悖課人讀四子書止誦白文凡朱註盡刪之嘗在金華府署中與其同鄉孫柳君孝廉

譚及考亭孫稍右之遂欲加以白刃以是人莫敢在其前稱紫陽氏者議論縱橫自謂是奎宿降生俯視一切於天下人無不鄙薄顧獨與先大夫善執子姓禮惟謹又有閩人林拔皐先生年七十餘亦與之往來會有人延之小飲座客互論金華人物麦指案曰郡城中只有一個半人其餘皆畜類耳一人爲先大夫半人指林君座客驚稍稍引去凌傲然自得工古文善奇門醫卜星相無所不能著有德輿子外集數十萬言儷於古作家而於醫尤自負先大夫年七十

五猝中風疾以爲不救矣藥之數劑而愈縣署有幕友延之視疾按其脈曰無妨顧指一友曰君顏色甚晦當有病遂診之曰疾不可爲也百日內當疽發背死其人固康强無恙也至期果以疽歿於是人爭神之然內子閒淑人疾醫之竟死淩自恨無效亦發病者累月其相人也一望即能決其貴賤壽夭何宮保桂淸辛卯同年也撫浙時淩以教職考驗一見懽然握手曰君昔相我當封疆今封疆矣請再視我異日何若對曰昔觀公相甚善今所留下部甚惡矣於

法當斬首何大怒揮之出越六年何果以失守罪伏法此外相雖間有不中者然後來應驗者君多嘗謂先大夫曰大刼將臨浙江無一片乾淨土吾所相人多橫死者獨公祖孫父子相皆善不遭此刼當是公厚德所致又嘗言年居庚申京城有急兵入而杭州亦破數俱前定莫可挽迴至巳未歲遂棄官歸時余爲富陽教諭舟過城下不入貽書先大夫決別語甚慘而猶以子孫無害之說慰先大夫焉次年庚申夷人果入京師而杭城於二月間爲粵匪所陷皆如

其言自是余奔走兵間無從得其消息至乙丑歲在盛澤遇其鄉人問之乃知其歸後居晟舍鎮杜門不出湖州陷之月自卜賊匪當於某日到鎮若過巳時則無害屆日開門延友飲酒以待至巳時賊果至執之以歸偽王聞其名將以為軍師大罵不肯命之跪不肯有賊帥為之緩頰曰一揖即縱汝出矣亦不肯偽王怒揮去殺之延頸受刃顏色不變而死噫厚堂亦可謂非常人矣

厚堂最喜言區田法謂成湯七年之旱賴伊尹以此

治田故民不飢死繪圖著書逢人必勸顧無一人信之者每深歎恨又自詡奇門遁法謂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云云一日方圍爐環坐厚堂又掀髯譚火遁余戲舉鋏箸夾炭火燒其鬚厚堂驚起走衆客大笑然相蔡二風有水厄當授以水遁法而二風果以殉難投井死

蕭山蔡二風召南道光戊戌年進士雲南即用知縣改就教職銓杭州府教授丁憂服闋再選金華府教授爲人忠厚長者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遇諧謔

際時出一語令人解頤性僨塞意所不合亦不肎於言余嘗與商一事不答再問再不答余性卞遂罵之亦笑而不答也與余交逾十年情好甚摯余時綜理局事從未以一事相干終年閉門課徒而已笅厚堂毀朱子二風與倪少尉時帆其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驚問故余曰君等不讀居蔡及反其旌倪之註乎粜爲嘆堂二風笑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時府試責金華湯溪兩縣備所鼓二明府不允謂無向例余諧之曰此眞所謂金湯鞏固所鼓相當

矣衆方槑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鼓見於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說則徐曰君不讀衛風擊鼓其鏜耶衆亦哄堂辛酉正月余以辦理糧臺寄眷口於金華二風來賀歲譚次忽戚然謂余曰內子最信佛膜拜誦經者數十年矣今年元夕忽夢觀音大士告之曰大刦已至上帝以爾家世代良善一人不在刦中內子醒而甚喜我獨至今悒悒因長歎曰若祗我家不罹刦則衆人之遭刦者多矣即幸而生全有何意味其居心忠厚如此四月賊至城

破二風投井殉難二子亦相繼死獨遺一孫在乃恍然大士所告以一人不在劫者謂祇剩此一人也壬申之夏其孫入泮矣來上海署謁余追念舊事爲之愴然

粵匪之難浙江之官紳殉義者最多余之所不相識者無從論定相識中則當爲李地山明府首屈一指地山名福謙湖北之監利人咸豐戊午來攝金華縣事會粵匪石達開由處州攻陷永康武義逼金華一時佐貳諸君多托故引去官舍一空城中現任地

方官只太守及明府二人耳士民奔走不可禁止雖復力事城守然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戢苟兼鋭來或實無抵禦之法余見人心搖動有不終日之勢慷慨謂明府曰以金郡之大若無一二死節之官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明府持其衣襟間所貯藥示余曰子無慮我必死之因與謀所以死之處余曰聞古人有止水之說今大橋下水清而深當可為葬身之地明府曰不然投水而或為人所援救或被賊所鉤獲求死不死反受玷辱不如仰藥自盡之有把握

遂指永福寺內之塔曰我死必於更上一層所謂置身百尺也余笑曰君可謂得死所矣比賊退明府調攝仁和縣事余送其行曰腰間藥可棄之矣明府曰不然今賊雖竄去並非敗滅安見其不再來我仍當戒備耳庚申二月賊破杭州明府時在局中聞賊已陷城乃步出局門謂同行某公曰子當何如曰有老母在明府曰然各行其志可也遂登吳山之巔坐城隍神位前吞藥而死所謂置身百尺之上竟踐其言廟中道士取民家所寄棺盛之比城復啟殮已半月

餘矣面色尙如平生嗚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明府二者殆兼之矣同時殉難爲余所識者有太倉莫小鐵主簿家逵江張分司無錫倪時帆景炘皆曾宦金華者也

吾鄉中殉賊難者秀水沈燭門馬少坡二廣文嘉興則江夢花明經皆余之舊友也族中則叔祖笠漁公希敬道光癸未進士官直隸深州知州賊至坐堂皇罵賊死最烈堂叔介卿公錫熙道光元年三品廕生官湖北荆州府同知護理糧道殉於武昌城中骸骨

均無從收棠弟文齋殿文其炳合門死之堂姪德宣
官江西縣尉則以戰死皆得
合優卹此外宗族男女輩抗節死者甚多見於琴齋
兄所著文齋傳中要皆舍生取義者也近有大力者
其父兄實病歿乃揑爲被戕朦請
賜卹招搖市上鄉人藉藉唾罵
朝廷褒忠之典爲之不光吁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
有知何面目入昭忠祠也
乩仙多係鬼狐假託昔人論之詳矣然世人仍多信

之以余所聞則無錫唐雅亭明府受禍最酷雅亭以縣尉起家累擢至浙之慈溪令為人有幹材能飲酒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顧極信扶鸞每事必咨而後行在慈溪任時乩仙忽告以大禍且至宜亟去官雅亭遽引疾上官留之不可未半載濱海鄉民入城滋事後任官竟至罷斥於是益神之又詢以卜居之所乩言天下且有事惟金華府之武義縣最吉遂徙往居之置田營宅極園亭之勝飲酒按歌望者疑為神仙中人咸豐戊午二月賊至處州叩之曰無礙既破永

康又叩之曰必無礙且云遷避則不免遂堅坐不出比賊至全家被擄雅亭爲賊拷掠死甚慘賊退後余偕李太守赴縣城辦撫卹至其家斷壁頽垣焦原荒土屍骸狼藉爲之一歎噫此殆夙冤又異乎鬼狐之假托矣

矜淹雅者喜考搜博覽而於目前所讀之書每多忽略如袁簡齋太史所記與諸翰林論孟子有韻之文自師行糧食至飲食若流以下皆不能記憶或且杜撰二語以足之衆疑其不類繙孟子書觀之乃大噱

乾隆時博學鴻詞不知增廣生員四字出在論語注中皆可笑之甚者先大父在太平府時嘗閱黃山谷尺牘中有損惠蘇萁語忘蘇萁爲何物時江右汪巽泉尚書方督學政大父舉以問之尚書謝不知適陳遠雯太守雲亦至尚書告以先大父所問太守諱曰陳君最好以僻典難人四庫書汗牛充棟安得盡能記憶遂不研究歸以語余輩時三弟昕年十二方讀禮記卒然應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曲禮語也大父翼日謂太守曰禮記誠僻書也相對軒渠尚書聞之

笑曰兩榜眼可謂眼大如箕矣蓋汪陳皆以第二人及第者也同治癸亥吏士艮觀察上左爵帥書論事帥批其牘尾有曰該道喜用失事之人艮以使功不如使過耳抑思古人棄婦萎韭之喻乎觀察不知四字出處詢余及汪時甫太守皆不知偏繙類書不能得時章采南殿撰以憂歸舉問之亦不能答以爲眞僻書矣嗣余至上海偶言之大兒德濬適閱裴松之三國志註諸葛武侯與張藩書曰棄婦不過門萎韭不入園則此書亦未爲僻也惟鄉前輩言乾隆朝開

大科徵書手學學官遣門斗持文傳與爲者門斗問諸君曰公等咸稱博洽亦知我門斗二字於何時昉取何義名皆瞠莫對比至都訪之同徵者亦均無以對迄今百有餘年矣計必有博學者能知之

徐少鶴侍郎少負博洽名作文喜用僻書難字嘉慶甲子舉於鄉題爲謹權量四句文內所用之字讀者多結舌不能下相傳是科內監試張古餘太守於第二場夢神謂之曰此卷所用者乃爾雅注疏君其記之既醒自笑以爲監試官向不閱卷何有斯夢次日

方送薦卷入忽聞二主考相語曰卷中出比所用乃是山海經對比則杜撰矣當黜之太守聞之忽悟乃前白曰恐是爾雅註疏因述夢中所聞繙爾雅閱之信遂中式余嘗以此事詢之其弟季雅姑丈而符亦奇矣哉

博雅宏通之彥余六十年來僅見三人一閩縣陳恭甫太史壽祺於書無所不覽著作等身余在福建時尚幼僅一拜見不能有所叩發第聞金匱孫文靖公侯官林文忠公欽佩之不已二公則余知其學問之

淵懿也一金谿戴簡恪公敦元余道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爲刑部尙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甚有有若無實若虛之氣象余特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眞似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不爽一蓋公固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也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如淵海人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此義理古人今人說來說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爲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

人之唾餘耳公於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束手故終身歷官不出刑部一爲會稽屠筱園先生湘之先生與余同官者三年內行敦篤善氣迎人廿四史十三經諸子百家探口而出問之不能窮嘗爲袁簡齋先生駢體文注釋一典必窮其源不肯畢眼前所有者以塞責余嘗借其本觀之所引之典多出余所知之外者余謂先生恐簡翁當日撰文時亦祇就目前之典用之未必若是之探天根躡月窟誠恐先生所引之典並簡翁當日亦未必

知之先生曰固然然注書之法不能不如此余曰若天下後世皆欲如先生之釋書則所釋亦僅矣先生貧甚此書未及刊刻而歿庚辛之亂底本不知存亾矣先大夫嘗言南昌彭文勤相國乾隆時最稱爲博學相國爲考官

純皇帝以燈右觀書命題相國愕然不知出處大慙愧比覆命陳奏以學問淺簿不審詩題之所出敢昧死以請

上微哂曰朕是夜偶在燈右觀書即事命題耳公叩

首趨出

上顧侍臣大笑曰今日難倒彭元瑞矣

同治丙寅十二月　上海縣漕河涇趙姓有古樹數百年物也析爲薪樹杈中生大菌具人形者三一破於斧一爲析薪人竊去僅存一高尺許眉目耳鼻如寺中彌陀像丁卯二月莫家塘古墓有烏桕樹一株大十餘圍枯死久矣里人伐之穴中得紅芝一枝三歧上有佛像皆趺坐時余提調松滬釐局曾親見之

秦景容先生諱裕伯大名人元至正進士官至奉議

大夫行臺侍御史延平府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會世
亂避居上海題橋見志世目為裕伯題橋張士誠據
姑蘇招之拒不往明太祖即位命中書省檄起之先
生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毋
喪未終出而拜命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又焉用
之固辭不起居邑之東鄉長壽寺里歿即葬於其地
太祖敕封為上海縣城隍神不著靈爽順治十年秋
海寇犯縣治總兵官王燝督戰辱師民聚而詬之王
怒訴之周巡撫誣民通賊周惑其說將俟雞鳴屠之

是夕神降官廨儼立階下周心動而止至夜半仍欲屠之又見神直視搖首者數四懼而輟其事事載邑人曹給諫一士所撰頌序民感神再生之惠二百年來香火極盛同治丁卯余攝令南匯邑境閘港鎮爲先生子姓聚族所居之處嘗以先生題橋事爲賦題試諸生辛未調攝上海會先生裔孫彥華中翰暨其族中生監十餘人呈請爲先生墓禁樵采余以先生生爲義士歿作明神而邱壟摧殘侵佔不治是有司之責也因首捐俸錢二百緡爲倡囑諸紳士鼛鼓分

操其得錢三千餘緡爲贖回墓地十九畝並建祠堂於墓側俾其後世人守之壬申之秋余謝事時工甫及半至冬間彥華中翰來告葳事並云於先生墓道前掘出石匣一具鐵條鋼之不敢啓視仍埋舊處余謂此必當年所刻墓志也惜不開之俾銘幽之文一顯於世而再埋之也中翰云當獲石匣時曾爇之以著有文明之象其爲墓志無疑矣

南匯海濱廣斥鄉民圍圩作田收穫頗豐以近海故蟛蜞極多時出齧稼國語所謂稻蟹不遺也其居民

每畜鴨以食螃蜞鴨既肥而稻不害誠兩得其術也此事余在南匯稔知之比宰青浦則去海較遠湖中雖有螃蜞漁人捕以入市恆慮其少而鴨畜於湖千百成羣闌入稻田往往肆食一空於是各鄉農民來縣具呈請禁畜鴨時攝南匯令某君方以畜鴨食螃蜞爲保稼善策稟請通行各處巡撫丁公抄稟行知下縣余閱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請禁之件申覆公見之亦一笑而止蓋物土之宜固不可一概論之古人迎貓祭虎今日虎詎可迎耶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此眞孟子通達世故語也余嘗見慷慨之士揮斥千金毫不吝惜於一二金出納或不免斷斷者事過之後在己未嘗不失笑也五茸葉桐山爲河間通判治餉宣府一吏代日積資餘三千金桐山悉置不問主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請桐山曰不受羨餘古例也命歸之晚居春申故里饘粥不繼一日梅雨中童子張網失一大魚桐山爲呀歎其妻聞之曰三千金郤之一魚能值幾何桐山亦撫掌大笑雖然居

今之世桐山可不謂賢乎

嘉興馬淡于明經汾嗜學工詩嘗謂余曰詩人境地亦各就其造詣爲之才力大者如清廟明堂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小者則如竹籬茅舍布置幽雅亦自可人吾才不高只可小以成小而已萬不可貪多務得譬之蘆簾竹屋中忽陳黃鐘大呂一器美則美矣其如不稱何先生累躓鄉試道光辛巳會開

恩榜時室中窘甚妻苦勸其不往先生不可典質簪珥而行出闈意得甚日盼捷音放榜日佇立門首會

同里沈蓮溪觀察中式報錄者誤入其家鄰人咸從之入衆口稱賀先生大喜登樓易衣冠命其妻爲之着靴顧而矜之曰何如語未畢樓下忽呼曰誤矣中舉者乃沈家也一哄而散先生靴猶未着覓其妻仰而詬之曰如何聞者無不捧腹先生歿後數年乃選景甯訓導

四川余紫松軍門步雲嘉慶初年以鄉勇從軍勦白蓮教匪力敵百夫所向無前由偏裨擢至大帥加太子少保銜圖形紫光閣征伐之事無役不從威名亞

於楊侯道光二十年西夷事起定海失陷軍門由福建調督甯波年已暮矣兼之兵將不習駐守招寶山者二年和戰之議未决而蛟門不守軍門伏失律之誅雖罪有應得而其情則可原焉軍門與家梅亭方伯在川楚軍營共事日久其初來甯波也致書方伯道契闊並及議和事方伯囑余代爲作答時余年少氣盛一揮而就書達侯官林文忠公見之矜賞甚至因之頗得聲譽迄今三十餘年不幸所料之事多有中者辛酉金華失守余詩文藁均付刦灰駢體文二

卷亦歸烏有此書乃門生姜梅生編修所錄存者甲
子年寄以還余茲附存之
執別三巴歲星八易鱗羽並曠烏兔爭馳瞻望旌麾
時形轆轆近聞移北門之鑰視東浙之師望重寰中
威行海上想
聖人洪福元老壯猷揚烈武於簡青擒蘇文於鴨綠
翹足可待屈指以期頃展芝椷式慰蕭念承示大軍
雲集小醜勢窮夷目乞降廷臣議撫凱旋不日師撤
有期旣循覽之再三輒有疑於萬一不揣冒昧敬獻

芻蕘夫用兵固仁人所不忍言而禦侮亦王者有不容已恩不深不能懷遠人之志威不立不足攝狡寇之心故六月行師宣王薄伐三苗逆命虞帝徂征洎及漢唐之朝率有戎羌之役古來令主豈好窮兵哉以蠻夷之情性感德少而畏威多是以中國之聲靈武備修斯文教洽今者逆夷事勢雖然猶賴機謀明曰通商陰圖襲邑其遊弈四處即肆趨之狡謀其盤踞一隅即以防之故習兵實怯於來戰故純以礮火作虛聲情究畏我久持故屢致書函爲辭脅撫威侵

倆已見端倪倘復信其詭詞必至墮其奸計未堅心服益長天驕生四夷輕漢之心恃中國和戎之議損威失體貽患將來縻餉勞師後憂方大就此一節慮有三端從來大信不誓況在夷德無厭倘或陰圖深入故爲陽乞緩師使臣方持玉節而臨贊普已鑄金枷以待我將釋甲冠且張弧事起蒼皇禍成黑子雖依漢與依天同誓不少[illegible]之詞而受降與受敵無殊終恐劫盟之變此其可慮者一也人面獸心非情可喻蠅營狗苟惟利是圖縱令此日向可羈縻難保

異時不生反覆費辭白馬諸貢黃龍俺答貢明朝市不妨夕掠元昊通宋賤貨可索貴酬喜則連艘而爲商怒則分艘而入盜此其可慮者二也揆其入犯之由實係禁煙而起驟通貿易難立章程即嚴命之重申恐難遵乎令甲紛紜估舶乘鯨浪而明來雜沓漁舠駕鱟帆而暗引截之則彼時仍慮興戎縱之則前詔豈非反汗始猶私漏繼且公行機失一朝毒流四海此其可慮者三也我

國家金虎開圖銀麐拓地德威所被寰宇胥臣闔下

專閫大員中朝宿將假狄天使平南之節肅馬伏波下瀨之軍草木亦識威名婦孺皆知姓氏掃清螟特無待驅著況以邇者情形尤見勝謀在我狐跳梁而尙短鼠鬥穴以將疲何必故作趑趄重煩擬議請上防邊之策歷排築室之謀追原定海之亾實以重洋之限鞭長莫及湯沃無從故遂鴟張得成鳩占然敗之於崇明挫之於廈門殲之於姚江卻之於乍浦突豕失勢鋌鹿已窮迄今餽運時增師徒日集課軍食則彼寡而我多計兵力則彼薄而我厚論氣勢則彼

驕矜而我忿怒度器械則彼損傲而我繕完機若建瓴事同沃雪先咷奚慮必克焉誣擒且勝於渡瀘功更逾於橫海大羊入苙只用箠笞魚鱉無橋何須鞾蹋不疑何卜惟斷乃成固將却四座以勿喧決兩言而不再某受

恩最重衰病不支際此倥偬未能展效莫上匡時之策徒深憂國之心所望閣下刻玉燕山銘金麟海葱珩赤舄賚方叔之元勛秬鬯青圭祝召公之萬壽在

公固多偉績於某亦有榮施事業千秋起居萬福謹

承勤靜無任主臣
余署青浦縣時江北委員來言揚州仙女廟鎮烈女
事心異之而未悉其詳也壬申冬在蘇州晤前江都
令甯波胡竹亭刺史璋詢之竹亭曰此吾後任事故
女之姓氏不能記憶然其事固彰彰矣先是鎮民某
聘烈女未娶而卒烈女聞信即矢靡他父母屢勸不
從遂如其意俾過門守節某家業染固素封也烈女
入門後恪守姆訓家無閒言某之妤女年長未嫁與
染工王姓者通頗爲烈女覺時時規之女患之與王

謀並錮之以緘其口而烈女冷面寒鐵不可以游詞入則意必強而後可也一日者乘間令王先匿於房俟其就臥犯之大呼不從王不能強女入助之拒益力遂以被掩殺之而以縊死訃其家然血痕未滅也父母控之官官爲杭州某君初驗時心頗疑之而未能决比回署輾轉間其子受重賂說某竟以病死擬定案人咸寃之越數日江甯省城隍廟卜者夢城隍神升座有江都縣女鬼號訴聲寃神大怒簽差提人俄頃囚至則赫然江都令也卜者驚醒次日舉以告

人人莫之信未幾江都縣報病故之文至於是嘖傳省中後任官復提全案研鞫事遂白女與王並擬斬決而烈女請旌焉某君與余有年誼人亦恂恂長者爲惡子所誤遂隕其生惜哉竹亭又言某卒未幾其子亦暴疾死想地下無漏網也惟卜者云夢中詢神姓名則曰是宋丞相文天祥

案烈女姓陳氏爲周二所聘二病歿過門守節二之兄粦之使與己女名大虎子者同室處周之僕婦徐與染工王玉春有奸并通大虎子爲烈女所覺遂致烈女于死死後徐與大虎子反布謠香于床褥間誣烈女以墮胎致隕賄仵作證之案遂定覲夜夜聞鬼哭聲甚慘未幾王玉春忽自縊于烈

女靈前後數月江都令縣病死仵作亦無故七孔
流血死經揚州守英君訊得實解省議抵臬司應
廉訪親鞫益悉其詳遂擬徐及大虎子均發遲處
死其寃始白嗟乎既殺其身復汚其節在聞者均
爲髮指宜鬼神之不肯輕恕也天道昭昭眞不爽
哉此案曾聞之廉訪友人後閱臬署故牘而信敬
附記之　光緒四
年春甥德濬謹識